



滕城记

贺敬之的回乡诗路

□贺承德(壹点号:贺承德)

那年九月,一辆中巴车,从北京驶来。

在宽阔的大道上,它显得特别平稳,像是在走。一辆辆小汽车,宛如撒欢的野马,从它的身边骄傲地跑过。枣庄也有中巴车,与北京的这辆中巴车相遇,有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感觉。一位耄耋老人,眼里含着热泪,泪水泛起深切的光。他在低语:“十年没回来了,家乡的变化太大了!”其余的人可能没有听清,但镜头特别专注,它捕捉到了老人的肺腑之言。

老人是地道的北京人,还是纯正的延安人,更是咱土生土长的枣庄人。准确地说,在他的心里,至少汹涌着十四年台儿庄的心血。血战台儿庄,是一场电影吗?不,那是一场没有彩排的战斗,是真实的噩梦。它把英雄带进了坟墓,也把侵略者送进了地狱。少年贺敬之,当时并没有拿起武器,投身到战争的硝烟和烈火之中。他只是捧起书本,以笔为透视镜,书写着家国中的文字和文字中的家国。此番故地重游,定然会有信念回归的味道。如果我在场,我会“咔嚓”一声,在摄影的光圈里,写下《回乡偶书》的插图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我正站在不惑之年的窗口,我是认识他的。他是贺敬之,是枣庄万亩榴园的老乡,是台儿庄运河湿地的亲人。

在这辆车上,一群人突然都按下了静音键。他们都不说话了,只是静静地感受着贺敬之的情绪。老人似乎是在寻找当年的小路。那是一条怎样的荆棘小路啊?暗夜重生。可如今,在太阳底下,它早就不见了踪影。但是这条路一直都在,它畅通无阻在贺敬之闪亮的脑海里。脑海里有一颗星,充当了行路的指南。

沉默是思想在走路,它里面浸润着最婉约的情。倾诉是语言在奔跑,它里面流淌着最豪迈的诗。有人开始提问,您小学在哪里读的书呀?北洛,这个峰县南面的小学校,挂在了贺敬之的嘴边。他是个爱诗的人,更是个爱书的人。而书生呢?是在校园里诞生的。书声也是在校园里诞生的。老师喜欢孩子认真读书的心情,就像绿叶喜欢鲜花一样。“你有很深的延安情结呀!”只是家乡和延安相比,谁更亲呢?记者似乎急切地知道这个“谜”。是啊,从情感的角度来讲,家乡和延安之间是大于号还是小于号呢?贺敬之并没有让我们的耳朵失望。他语重心长地画了一个等于号:“我对家乡、对延安是一样的深情。”一朵泪花,开始在他稍稍眯起的眼睛里荡漾,仿佛是在和一杯美酒比沉醉似的。我喜欢这样的沉醉,不是美酒胜似美酒。

不知不觉间,中巴车高兴得加快了速度,贺敬之一再嘱咐:“稍微慢一些!”是啊,别走得太快,等一等灵魂。走得越快,就走马观花了。与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

的喜悦相比,贺老更渴望在台儿庄多待几日,与台儿庄的一草一木多谈谈心,与台儿庄的一砖一瓦多叙叙旧。怎能无动于衷?又怎能不言不语呢?

似乎每次返乡,桑恒昌都要充当贺敬之的龙头拐杖。贺老是喜欢桑老的,尤其喜欢他的那首《贺敬之归故里》。诗中写道:“回归故里才晓得/悠悠乡魂在这里/乡魂搂定你/就像你/醉里梦里回延安/双手搂定宝塔山……”是啊,诗魂里坐落着一个苦难的故乡,乡魂里耸立着一个伟大的诗人。贺敬之来台儿庄,不是来和山珍海味交朋友的。他是来怀旧的,他是来省亲的。只有和苦难再干一杯,他才更有资格说:“新生活,你好!新中国,你好!新时代,你好!”牛肉,就不要往他的眼前端了;河虾,也不要再在他的眼前转了。要端,就请端过来一个菜煎饼。要转,就请转过来一段大葱。河虾和牛肉,根本调动不起贺敬之的胃口,只能把他的眉头紧锁。煎饼卷大葱,再加点儿炒豆角,才是他舌尖上的台儿庄,才是他舌尖上的中国,才是他舌尖上的自我。“他对家乡那些土得掉渣的饭菜情有独钟。”这也无怪乎,青年诗人时培京给贺老送来了一瓶老咸菜疙瘩。贺老就好这一口,他就爱这个味。这是最美最能代表母亲的味儿,散发着家乡的爱的味道。

正如烟离不开酒一样,菜又怎能离开汤呢?光吃怎么行,还应该开喝呀!开喝,就是打开了味觉器官的长河。喝什么呢?喝咱枣庄最有名的羊肉汤吗?不!贺老半调侃半严肃地说:“再给我一碗‘马虎’粥,要一大碗。我从小就喝‘马虎’。老人说喝了‘马虎’,心里不马虎。真是好喝,真是好喝啊!”笑容分明早就从他的脸上跳到碗里了,跳到粥里了。他说的“马虎粥”,就是我们枣庄人所说的糊涂汤,其实就是稀饭。喝了糊涂,脑子不糊涂。在延安,是小米饭把贺敬之养大的。在台儿庄,是糊涂汤把他养活的。难得糊涂。具有家国情怀的贺敬之是很理性的,他很喜欢糊涂汤的感性色彩。

纵然是短短的一餐饭,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贺敬之的幽默风趣。他指着桑恒昌谈笑风生,你不是我的拐杖,你是我的桑塔纳。桑塔纳姓桑,它和桑恒昌是亲人吗?如此说来,贺南山姓贺,它不也是贺敬之的亲人吗?

真正的诗人,童心未泯。而真正的诗,其实就珍藏在童心里。试想一下,以前的小孩子为什么总是喜欢在夏夜里捉迷藏呀?因为他们无意之中,都做了一场从月光下、夜色里捉到两句诗的美梦。

在大家的促请下,贺敬之又深情地吟咏起了《雷锋之歌》的片段:“假如现在啊/我还不曾/不曾在上世上出生……”学习雷锋好榜样,助人为乐的精神不会过时。

这才是永恒的青春岁月,这才是真正的诗意人生。

(作者为《中国教育报》阅读之星、中国好老师特约作者、教师博览签约作者)

□冯磊(壹点号:冯磊)

我们村北面有一条柏油大路,旧称“油漆路”。大路迤迤向西,穿越一个叫金庄的村落,最终在一条小河边戛然而止,就像一个休止符。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。

我弟弟生于1978年,当民办教师的二舅拉着地排车来走亲戚。二舅个子不高,用车子载着我们“吭味吭味”上了“油漆大路”。外婆家在级索镇,必须穿越白腊湾、大彦、宋王楼、千佛阁等村子,沿途每一个村庄都长满了热气腾腾的记忆。

那条把“油漆大路”挡住的河叫荆河,荆河的对岸是一个叫滕城的村子。每年农历三月初三,滕城村有庙会,俗称“滕城会”。那是村民的重要节日。村人寒苦,手里没有多少钱,也买不了多少东西。对孩子来说,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。小商小贩们嗅觉灵敏,千方百计在孩子身上打主意。玩具很多:王八打鼓、琉璃喇叭、吹糖人、棉



三千载古道成河

□秦志强(壹点号:秦志强)

据史料记载,枣庄境内古时有一条南北官道(又称“驿道”)。北自滕县(今枣庄市滕州市)界河起,南至沙沟止,全长130里。明清时期连接南北二京,为国内主要官道之一,有过“轮蹄络绎,丞困于迎送,夫疲于督责,马毙于奔走”的繁忙景象。

车到滕州市官桥镇郊外,放眼望去,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,在春风吹拂下,很有节奏感地左摇右摆;沁人心脾的泥土气息迎面扑来,让人情不自禁地深深吸气。我问友人,明代诗人李流芳《滕县道中》诗里的“官桥路”,是否就在此处?友人笑着点点头。眼前,一道宽约15米的深沟横在不远处,沟的两头已被堵死。不远处,一位头戴斗笠的老汉,正弯着腰在田中劳作。我一头雾水地看向友人,他以一句“一万年黍垄连天,三千载古道成河”解我困惑。

“轮蹄络绎”的繁忙景象,已隐入历史尘烟;诗人“策蹇赏景吟诗”的画面,也定格在每一位中国人内心深处。伫立在这条“古道”旁,望着老汉的身影,眼前莫名浮现出父亲的形象。

父亲和“路”打了一辈子交道。青年时,在村子里扫路;壮年时,肩扛“耙子”平整乡里的沙土路面;中年时,开着拖拉机往省道运送石

花糖、油炸糕,还有杨志卖过的木刀、孙悟空耍过的棍、侠客们甩过的七节鞭以及猴子爬杆和黄鸟叨卦……吃喝玩乐的东西很多,把戏也很多。

庙会的中心在两棵大树下面。那是唐代栽植的两棵树,树的后面是一座高台。台上有几间破房子,周围有泥墙。泥墙是用废墟堆成的,还有一些彩塑的残肢。我祖父说,那里曾有一座庙。他曾带我爬上高台,参观过东侧的厢房:推开门,脚下竟然是空的,黑漆漆得令人心里发虚。祖父说,那是和尚们早年留下的几间地下室。我因此生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感。还有那两棵树,应该是这块土地上众多树们的祖宗,令人望而生畏。

听大一点的孩子说,滕城庙的高台下面是有地道的,那地道通往很远的地方。下一次去赶庙会,就特别留心高台上的地道,希望能够找到传说中的财宝。最起码,也应该能够找到电影中特务们使用的发报机或枪支弹药。结局,当然是一无所获。

地道口是有的,是圆形的洞口,但是大人并不允许我们靠近,据说高台的下面有蛇。于是,就更加好奇了。据说宝藏的周围往往有神兽守护。蛇虫在,宝藏还会远吗?

滕城庙是泥胎塑像的,但早被砸碎了。那些碎渣,用来筑了墙。每下一次雨,灰土散尽,就会露出些彩色斑斓来。

关于地道,还有过其他传说。滕城村原本是座城池,是西周时期滕国的城池。武王分封,遍地是零星的小国,这是其中之一。滕城往西北数里,有村子唤作“庄里”。庄里村泥土黏性强,适合烧窑。于是,全村人以此为业。我们使用的盆盆罐罐,都来自于此。

庄里村往西,有村子名叫千佛阁,当初曾建有寺庙。据我母亲说,早年庙里的僧人出租家什,是免费的。谁家办红白喜事,到庙里祷告一番,就可以直接取走碗筷瓢盆。用完之后,放回原处即可,很少有丢失的问题。但也有意外:如果有人贪财,扣留了不属于的东西,下次去佛前祷告,就再也不灵借不出来了。这是一个事关人性的问卷调查,我曾经很怀疑这故事的真实性。成年以后,知道了人性的复杂,反而没有兴趣探讨它们的真伪了。内心深处,仍然希望这故事是真的,也希望存在过路不拾遗的往昔。前几年,我曾经去过千佛阁,却并不曾见到什么庙宇,只见遍地青苗,郁郁葱葱。

还曾听到过一个传说。千佛阁附近有寺庙,下面有地道通往峰山。本地村民去峰山赶庙会,往往通过这条地道前往。据长辈说,峰山庙宇里的塑像神采熠熠,犹如生人。尤其是,泥塑眼珠子炯炯有神……写到这里,我抬头看了看窗口,外面阳光明媚,有大风扫过北方的平原,呜呜作响。我已人到中年,真切地感到时光的白刃卷过,毫不客气在收割一切。包括娇嫩的花容,大地上的草木,地窖里的酒香,丛林里的好汉。我觉得,自己就像是《水浒传》中那个坐在树林子里的客人,在观看一场以劫掠为主题的大戏。这讨厌的风,把大地上几乎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收割殆尽,只留下传说和酸曲。至于那些摇着蒲扇在大地上走来走去,想要凭借一支枯笔留下记录的人,最终也会被一阵大风卷走,干干净净。

我自己,就是那个喜欢听酸曲的人。

(作为为山东滕州人,专栏作家)

父亲一生勤俭,夏天只有两件白汗衫替换着穿。他总爱把钥匙挂在腰间——我曾经十分好奇,父亲那时怎么有那么多的钥匙,竟能挂满几个钥匙环,串在一起,撞击有声。时间久了,日日在公路上挥汗如雨的父亲的白汗衫下方,敲打着钥匙串的位置,就被磨出了个洞。时间久了,洞越磨越大,最后竟然磨成了一只昂首挺胸的“大公鸡”。

某天夜里,和父亲一样成为“公路人”的我,终于梦到了父亲。我骑着他的“永久牌”自行车,耄耋之年的他坐在后座,环抱着我的腰。我边骑车边自言自语般地念叨着:“咱们枣庄的公路接近1万公里了。铁路、航道也在全面开花。更牛的是,总投资20多个亿的‘翼云机场’也正在开工建设……”背后的父亲,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,频频点头,脸上乐开了花。

踏进“枣庄市公路文化馆”,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、一件件沾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、一台台锈迹斑斑的旧机械,陆陆续续映入眼帘,写满了历史的沧桑,记录着枣庄关于路的成长和变迁。看完《南北官道图》,行转至一个拐角,意外地看见了父亲,照片上的他,比梦中年轻许多,正对着我笑……

(作者为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山东省第三十届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)